

最受欢迎的网球明星

——安德烈·阿加西

在驰骋当今世界网坛的诸路英豪当中，如果要找出一位最受球迷欢迎的网球明星，那当属安德烈·阿加西无疑。而如果要找出一位最有争议的网球明星，人们还是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安德烈·阿加西。自吉米·康纳斯和约翰·麦肯罗称霸世界网坛以来，还没有一位选手能像阿加西一样令观众倾注那么大的热情。正如阿加西的童年朋友史密斯所说的那样：阿加西是网球场上的“好莱坞明星”。他在赛场上的一招一式、一举手一投足都牵动着亿万球迷的心。

世界著名的美国网球选手安德烈·阿加西，是一个具有叛逆性格、惯于标新立异的怪杰。每当他出现在网球场上的时候，总会受到亿万球迷的瞩目。阿加西总是在头上系一条鲜艳的发带，头发梳成马尾状，戴着耳环，身上穿着式样奇特、图案夸张的T恤衫。尤其是他那件剪短了的蓝色牛仔裤，几乎成了他的标志。在1990年的法国公开赛上，阿加西甚至穿上了一件带荧光的红色运动上衣，下面穿着紧身的自行车裤，外

面还套着那件传统的蓝色牛仔短裤，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

阿加西这种出格的打扮曾经被对服装要求严格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拒之门外，曾经许多次引来过对手和裁判愤怒的抗议，有的裁判甚至扬言要处罚他。虽然如此，阿加西却依然我行我素。他说：

“这些不是我有意装出来的。我喜欢这样，它给我带来了乐趣。”

在紧张激烈的比赛中，阿加西就“像一个乐队指挥那样潇洒自如”：晃着脑后那束令女球迷们如醉如痴的“马尾”去截击对手击来的每一个球；胜利之后，跑在球场上与观众们共同欢庆。他还时常做出各种诙谐调皮的动作来取悦观众，向他们送飞吻，把自己用过的球、球拍、毛巾、T恤衫甚至是运动短裤扔给他们。有一次，在同以意志坚定而闻名的瑞典名将韦兰德的雨中激战中，阿加西竟一手撑着一把从观众那儿借来的雨伞，一手握拍等着韦兰德发球。他这一离奇的举动逗得全场观众捧腹大笑，就连一向不苟言笑的韦兰德也忍俊不禁。

“亲临现场观看阿加西比赛就像在 60 年代参加“甲壳虫”乐队的音乐会一样令人赏心悦目。”《洛杉矶时报》的一名体育记者这样对阿加西评论道。

每当阿加西参加比赛的时候，小伙子们会向阿加西挥手尖叫，姑娘们则向他投去一束束的鲜花。就连

上了年纪的妇女，也都趴在丈夫的肩膀上，伸长了脖子端详这位束着马尾状头发、双目炯炯有神的世界网球名将的英姿。

“他的名声大得近乎荒唐。”1994年在美国公开赛半决赛中输给了阿加西的马丁说。看到有那么多的球迷为当时仅列24号种子的阿加西助威，他感到有点吃惊和迷惑不解。

尽管人们对阿加西的装束和言行各有各的看法，但对于阿加西的球技却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阿加西在14岁的时候，就曾包揽了全美少年网球比赛单、双打的冠军头衔。在他16岁转为职业选手之前，就已经取得了全美排名第三的成绩。自1986年转为职业网球选手之后，阿加西便开始在网球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3年之内，阿加西的世界排名就上升到了第三位。1995年，经过了在网坛的10年拼搏之后，他终于取代了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网球名将皮·桑普拉斯，成了世界网坛的顶尖高手。到目前为止，阿加西除多次赢得世界网坛巡回大奖赛的胜利外，还曾经3次夺得过大满贯比赛的冠军（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美国网球公开赛和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虽然目前阿加西在排名榜上仅列第七位，但他仍然在不懈地努力着，正在为争取世界排名第一而拼搏、奋斗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喜爱阿加西的球迷和观众们，必定会看到阿加西再登世界排名第一的宝座。

“悲惨”童年

1970年4月29日,安德烈·阿加西出生于美国的著名赌城拉斯维加斯。他的父亲迈克·阿加西是伊朗人,早年曾在美国人设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慈善机构的网球场练过球,但他在运动方面的强项是拳击,曾经代表伊朗参加过1948年和1952年奥运会的拳击比赛。50年代中期,迈克·阿加西移居美国芝加哥,在一家饭店里当上了招待员,并在这里成了家。由于他来自炎热的西亚,所以对地处美国中部的芝加哥的寒冷气候十分不适应,不久即举家西迁,在拉斯维加斯安了家。这里气候温和,一年四季都适于开展网球运动。

迈克对于网球运动十分迷恋,由于自己已经不可能再在网球事业上有什么作为,因此他便把满腔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自己的子女身上。他发誓要把自己的一个孩子培养成世界冠军。

迈克在著名的MGM大饭店工作,而他的妻子贝蒂则在内华达州外侨签证处供职。迈克的工作很辛苦,夜班一直上到凌晨3点钟,但是为了使自己的子女们能在网球运动上有所作为,他每天仅休息三四个小时,坚持在早上7点钟与儿女们一同起床,严厉地督促他们练习网球。迈克和贝蒂共生了4个孩子:丽塔、菲

利普、戴米和安德烈。迈克规定：孩子们必须在早晨练习 1 个小时的网球后才能去上学；而放学后，还得再训练 2~3 个小时。最理解父亲的大女儿丽塔说：

“父亲只是想让儿女们将来过得更好些。”

应该说，尽管迈克的网球水平不怎么样，但他在训练上还是有一套的。他不仅经常进行超大运动量的训练，还严格要求丽塔必须能够左右双手连续击球。这在当时的女子选手中几乎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而后来的莫尼卡·塞莱斯采用的就是这种击球方法。同时，迈克要求安德烈·阿加西击球时要快速跨步移动，并掌握好出拍的方向，以增大力矩，这些都为安德烈·阿加西日后在网坛上取得优异的成绩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为了增加训练的强度，迈克准备了几台发球机，训练时便全部开动，从各个角度把球雨点般地砸向孩子们，以使他们的击球更凶狠，反应更迅速。根据迈克的粗略统计，他的儿女们每周的击球次数在 7000~8000 次之间。当然，安德烈·阿加西除外，他每周的击球数超过 1.4 万次。

迈克的要求实在太高，打比赛至少要进决赛，输球就要挨骂，有时赢了球也得挨骂，而且不许顶嘴。他认为，只要一个人下定了决心，就绝对输不了。阿加西在一次 13 岁以下选手参加的全国比赛中得了第 3 名，本来这已经很不错了，可是他的父亲却对他的表

现十分不满。比赛结束后，迈克还没有离开赛场就将阿加西获得的铜牌扔进了垃圾箱。

面对严厉的父亲，小阿加西不敢有丝毫懈怠。就在这样一次又一次单调的练习中，阿加西变得韧性十足，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并在父亲的指导下掌握了巧妙利用腕部力量抽杀旋转球的绝技——正是这一招使得阿加西在日后与桑普拉斯争霸的时候占据了有利的位置。无论桑普拉斯向哪个方位发球，阿加西的回球常使他无从招架。

父亲严酷的超强度训练，加上不断的指责与呵斥，使 4 个孩子的心灵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按照迈克的观点，超人的付出必将换来超人的收获。但是，他对孩子们的培养方式实在是过于简单，难免也就产生了副作用。有一次，丽塔在参加一次国内巡回赛时，输掉了比赛，而且还吐了血。这已经是她第 13 次吐血了。那时，丽塔才刚刚 19 岁。后来，丽塔终于在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压力下，告别了网球场。

在这 4 个孩子当中，迈克对最小的儿子安德烈·阿加西寄予了最大的期望。当小阿加西还在呀呀学语的时候，父亲迈克就在他的小床上安装了一个带有网球的装置。当阿加西稍微长大一点、自己能够坐在前面有挡板的高脚椅里用手抓紧勺子时，迈克就给了他一只标准乒乓球拍一半大小的小球拍，并不断让他去打一个盛有一些水的气球，以此来培养孩子的节

奏感。等到阿加西能够扶着圈椅走路之后，迈克就不失时机地把一个标准的网球拍送到了他的手上。有一次，阿加西玩得兴起，随手把网球拍一挥，力量十足地把桌子上的一个盐瓶打了出去，竟然打碎了一道玻璃门。从此，一看到小阿加西又拿起网球拍，他的母亲贝蒂就赶紧收拾家什，以腾出足够的空间，来为他营造“战场”。小阿加西的父亲迈克却对此感到十分的高兴，他后来曾说：

“安德烈对打网球很有兴趣，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为取悦于父母才这么做，但他确实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

从两岁起，小阿加西就开始跟着父亲上场练习发球。3岁时，他就能和父亲在网球场上对打了。在阿加西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迈克就已经十分疼爱自己这个最小的儿子。每当遇到朋友和熟人时，迈克总是自豪地对人说：

“请让我介绍一下我的儿子——未来的世界冠军！”

在阿加西的记忆中，自己第一次上场打球的对手是网坛老将鲍·里杰斯，当时有50多个人在旁边围观。他说：

“我记得有很多人看我，当时我也确实很喜欢打网球。”

在阿加西5岁的时候，他留下了第一张以网球场

为背景的照片。当他 6 岁时，阿加西就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球“神童”，并且有人开始请他签名留念。后来，年龄幼小的阿加西开始参加当地举行的小型网球比赛。望子成龙的迈克经常与比赛的组织者和其他小选手的父母为了一些小事大动肝火，有一次竟然“重操旧业”与人动起了拳头。由于迈克的粗野举动，他被开除了拉斯维加斯网球俱乐部。由此可见，阿加西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他父亲的脾气暴躁、喜爱争斗的基因。

1983 年，迈克把 13 岁的阿加西送到了著名教练尼克·博莱蒂耶在佛罗里达开办的网球学校。

“爸爸在电视里看到尼克把学校里的小学生逼得一个个痛哭流涕的样子，他就认为那里正是我应该去的地方。”阿加西在回忆那时的生活时曾经这样说，幽默的语调中流露出一丝淡淡的辛酸。

尼克·博莱蒂耶是美国最著名的网球教练之一，曾培养出吉米·阿里亚斯、阿伦·克里克斯汀、莫尼卡·塞莱斯、金·库里埃等世界网球名将。博莱蒂耶的网球技术并不出色，却善于找出别人的缺点。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网球教练。

早在 60 年代的时候，博莱蒂耶就已经开始出名了。在这一时期，他最著名的学生是布里安·格特弗雷。1961 年，格特弗雷接受他的训练时才 10 岁，但几年后，这位年轻的新秀便技艺猛进，闯进了世界网坛。

的前 10 名。1977 年，格特弗雷更是进入了法国公开赛的决赛，只可惜败在了吉约姆·维拉斯手下。格特弗雷的成功经历证明了博莱蒂耶的训练方法确实是行之有效的。从此，他便开始在美国网球界名声大噪了。

博莱蒂耶对来他这儿学习的那些小学员们的管理近乎苛刻。网球学校就像一座纪律严明的兵营。球场的墙壁上书写着博莱蒂耶对于学员的要求：能力、纪律、使命。所有学员一律实行寄宿制，每天晚上 10 点准时睡觉，次日一大早就得起床训练。除了必要的人文课程之外，学员们的所有精力都消耗在网球上。一切青少年的嗜好，诸如口香糖、香烟甚至软饮料等等，一律禁止。学员们同外界，甚至同他们的家人的接触都被限制在最小程度。

在训练方面，博莱蒂耶对他的学生实行一种大强度的军事性训练，不仅帮助学员增强体力，而且十分重视心理素质的锻炼。在他的训练之下，学员们个个腕力惊人，球速几乎都能达到每小时 200 公里左右。

在这所被阿加西称为“人间地狱”的网球学校里，博莱蒂耶的“铁腕统治”经常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每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训练量之大常令他望而却步。有时为了能够逃避训练，阿加西会故意弄丢或折断自己的球拍。在一次苦不堪言的训练课之后，阿加西在长途电话里带着哭腔对自己的好朋友佩·罗杰斯大喊道：

“我干嘛要来这个鬼地方？！”

单调枯燥的生活使阿加西学会了喝酒、吸大麻，他经常用狂吼乱叫来发泄内心的苦闷，并经常穿一些奇装异服。与阿加西住在同一宿舍的吉姆·科里尔后来说：

“在校期间，安德烈的样子就像个‘庞克’，穿着条破旧的牛仔裤，脸上还涂点颜色，耳垂上戴着耳环，和其他穿着正规的校友相比显得怪里怪气的。”

把天赋极高的阿加西培养成一位世界著名的网球名星，阿加西的父亲的确功不可没，但是这一成功的代价也实在是太大了。他说：

“我们所作的一切比想在加利福尼亚州买彩票中奖还要困难。”

同时，他承认，“真正成了牺牲品的是阿加西的童年。”

不断起伏的职业网球道路

从小就和阿加西交往甚密的罗杰斯曾经这样评价阿加西，他说：

“阿加西就像一辆汽车，开着它，就可以满足看到最精彩的网球比赛的愿望。”

1986年，从博莱蒂耶网球学校毕业之后，年仅16岁的阿加西走入了职业网坛，成为了一名职业网球运

动员。十几年的艰苦训练使他成为了一名与众不同的球员——天赋极高，素质好，可心理承受能力却极差。阿加西总是令人捉摸不透。一旦进入状态，他战无不胜；若稍有不顺，他又会急转直下，输得一塌糊涂。

1986年，在阿加西参加职业网球比赛的第一年中，由于他的打法奇特且没有精神压力，进入职业网坛不久就排在了世界网坛第89位，并曾打入了一次世界网球巡回赛的决赛。这年7月，初出茅庐的阿加西在一次比赛中将当时名列第12位的选手蒂姆·马约特淘汰出局，从而一炮走红。同年，在一次与麦肯罗的交锋中，他的一记正手接发球令这位当时的世界第一号种子选手高声赞叹：

“这是我遇到的最有力的接发球。”

但就在加入职业网坛的第二年刚开始的时候，阿加西便遭受了重大的挫折。这一年，阿加西在华盛顿网球公开赛的第一轮就惨遭淘汰。他从比赛场地气呼呼地出来后，径直冲入附近的一个公园，绝望地把自己心爱的网球拍送给了两位正在下国际象棋的老人，发誓再也不打网球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阿加西说：

“1986年对我来说是个好年头，但转年我就悲伤欲绝。”

可是，阿加西怎么能就此放弃自己摸了十几年的网球拍呢？当时的他尽管心理还很脆弱，但他还是努力振作了起来，重新征战在网球场上。这一年，他首

次在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上亮相，后来又进入了当年职业巡回赛最后一站比赛的半决赛，他的世界排名也一下子升到了第 25 位。人们对这位年轻的网坛新秀逐渐开始熟悉起来。

1988 年，阿加西打进了 7 次世界网球比赛的决赛，夺得了 6 项冠军。此外，他还获得了法国公开赛和美国公开赛的半决赛权，并首次代表美国参加了戴维斯杯的比赛。值得一提的是，这年 8 月底，在美国网球公开赛上，他力挫网球名将康纳斯，成为这项网坛最重要的赛事历史上杀入半决赛的最年轻的选手。在这一年内阿加西气势如虹，一路横扫世界网坛，被誉为“美国的希望”。全年比赛结束后阿加西的战绩是 57 胜 7 负，排名世界第三，成为了网坛建立排名制度以来最年轻的一位世界第三名选手。

1989 年，阿加西的成绩又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世界排名跌到了第七位。这年 2 月，在美国室内网球赛上，阿加西一开始还跃跃欲试，可谁知刚开赛即遭重创，于是他只好退避三舍。他本已约好和麦肯罗月底在多伦多进行一场表演赛，可到了最后一刻，阿加西自感力不从心，以生病为由推掉了这场比赛。随后，他就直接去了佛罗里达海滨进行疗养。公众对阿加西这种言而无信的做法颇有点愤愤不平。3 月在与麦肯罗的一次交手中，毫无腿伤迹象的阿加西在第二盘开始时突然宣布自己的大腿肌肉拉伤，要求中场放弃比

赛。他背起包在观众的嘘声中低着头离开了赛场，把麦肯罗一个人晾在了那里，气得性如烈火的麦肯罗破口大骂他是一个“行为怪僻、不可信任的黄毛小子”。

1990年，阿加西的成绩再度回升，排名位居世界第四，并成功地打入了美国和法国公开赛的决赛。这是他在大满贯赛中首次进入决赛。

就这样阿加西时而光芒耀眼时而黯然失色。用阿加西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我常常今年打得挺好，可明年却又败得一塌糊涂。”

对于阿加西来说，1991年是一个重要的年度。在这一年里，他的世界排名又跌回到第十位。虽然他打入了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决赛，却在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第一轮即遭淘汰。糟糕的战绩使阿加西的情绪再次失控，他又开始考虑是否该结束自己的网球生涯。这时候，阿加西最要好的朋友、正在亚利桑那大学上学的罗杰斯来到了他的身边。罗杰斯向阿加西问道：

“你还热爱网球吗？”

阿加西茫然地回答说：“我不知道。”

在罗杰斯与他共同探讨了许多问题之后，阿加西终于决定：离开父亲，走自己的路。面对父亲严厉的质问，阿加西咆哮着回答说：

“我受够了！为什么我必须对你言听计从？”

就在失手于美国公开赛后的第二个月，阿加西离

开了生活了 21 年的父母家，过起了独立的单身生活。

挣脱了父亲的操纵之后，阿加西的心理开始逐渐成熟起来。1992 年 7 月，在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的比赛中，阿加西首先淘汰了两名劲敌贝克尔和麦肯罗，随后在决赛中苦战 5 局，险胜曾击败过世界名将埃德博格的戈朗·伊万尼塞维奇，摘取了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的桂冠。这是他在网球生涯中取得的第一个大满贯比赛的冠军。回到美国，阿加西在离家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第一次见到了他的父亲迈克。父子俩有了和解的迹象。谈到父亲的反应时，阿加西说：

“他一见面就给我分析了第四局失利的原因。”

而迈克则说：“没错，安德烈在那局比赛中的战术有失误。”

尽管迈克表面依旧摆出一副家长兼教练的架子，但是他对儿子的巨大进步，还是喜在心里。阿加西的母亲贝蒂“揭露”自己的丈夫说：

“他呆在家里，接受了每一个人的祝贺。”

可是到了 1993 年，阿加西好像又回到了他运动生涯的起点。他手腕上的伤势加重，1 年中只打了 14 场比赛，而且做了手术。到 1993 年年底的时候，他的体重增加了 8 磅，世界排名掉到了第 24 位。人们对他东山再起不抱任何希望，纷纷认为这位网球巨星从此就永远陨落了。美国《网球》杂志的一位专栏作家写道：

“阿加西似乎已走到了辉煌的尽头，不要指望他能再有所作为了。”

再造辉煌

尽管阿加西在 1993 年的战绩不佳，但此时阿加西的心理已成熟了许多，他已经可以独立地处理自己的事情，包括调节自己的情绪。他说：

“比赛有时就像是一场赌博，赢得 100 美元和输掉 100 美元的感觉不会一样，但这次我并没有输，我所做的一切都很值得。”

“我对他能否重返网坛几乎失去了信心。”阿加西的哥哥菲利普说，“但阿加西决定要继续努力，使自己的排名重新上升。”

为了更好地稳定自己的情绪，阿加西在抓紧治疗身体伤病的同时，还在拉斯维加斯聘请了一位心理治疗专家，尽量使自己儿时日渐积累起来的心理伤痛得以痊愈。整整 8 个月的治疗使他有充分的时间回忆往事——他的童年、他的网球生涯、他和父亲的关系。逐渐地阿加西开始理解了自己父亲的做法，觉得父亲的严厉也是一种爱，只不过表现形式特别了一些。阿加西说：

“我开始重新审视网球、童年生活和我的父亲，我的心情一下子开朗了许多。当你遇到一些小麻烦的时

候，完全可以去求助别人。”

阿加西对父亲的理解，还得益于一本小说。这是英国作家刘易斯的作品。阿加西完全被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所打动了，他深有感触地说：

“有时候，痛也是乐的一个组成部分。”

现在，阿加西可以静下心来听父亲的“教导”了，也开始理解父亲那种“永不知足”的心态。父子之间不再有争吵，他们学会了自由交流。阿加西开始听取父亲的建议，但不再因为父亲有不同意见而感到紧张不安。因为他知道，自己很难使父亲完全满意。他的父亲迈克也“开窍”了。他知道，要和儿子“和平共处”，就得停止干涉儿子的“内部事务”。他说：

“他已经 24 岁了，都可以当参议员了。”

就在阿加西在心理上不断成熟的同时，他又将美国最著名的网球教练布拉德·吉尔伯特请到了自己的身边。阿加西说：

“布拉德总能赢得不该赢的比赛，而我则恰恰相反，总是输掉不该输的比赛。”

吉尔伯特详细地指出了阿加西的不足之处：比赛时情绪波动太大；开局不好就轻易拱手相让；击球太草率；不善于多方位打底线球。他要求阿加西正确地看待自己的天赋，过分地依靠它正是阿加西屡屡受挫的原因。

“我要他重新树立起信心，一场比赛一场比赛地

打。’吉尔伯特说，他只让阿加西做了一件事，端正打球的态度。“你不能一口气想赢 7 场比赛，得一场一场地打，且都得全力以赴，从第一场、第一局、第一分开始，赢得每一场比赛。你不能想你在打第一轮时，别人打得怎么样。只需考虑这一天你的对手是谁。”

在吉尔伯特的指导下，阿加西找到了自己的症结所在，发现了自我，恢复了信心。与此同时，阿加西在举止上也开始脱胎换骨了。他不再驾着豪华车外出兜风，不再留恋自己那架有 10 个座位的“喷气之星”个人飞机，也不再热衷于穿那件褪色的斜纹牛仔短裤去参加比赛。为了有效地控制体重，阿加西严格地控制高热量食品的摄入，同时加强了身体力量的训练，使过胖的身体渐趋标准。在很短的时间内，他的体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松垂的小腿变得结实了，还能一次卧推 300 磅的杠铃。阿加西认真地履行自己定下的训练计划，慢慢地由原来的体力不济变得精力、体力越来越充沛。

“他做每一个动作都很认真。”阿加西的私人体能教练吉尔·利亚斯说。

以往，阿加西的脾气之大，在网球界是出了名的。而今，他每次参加比赛之前，都制订一个详尽的计划，以保持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状态。对公众来讲，阿加西已不再是昔日那个以网球天才自居的狂妄无羁的“坏小子”。阿加西自己也说：